

石磨

馮輝岳

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，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，我們都稱他滿哥。

滿哥從南部搬來，鑲著一口金牙，個兒瘦瘦小小的。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，每天一大早，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，在村頭村尾叫賣。

「買豆腐呵——買豆腐呵——」

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，而且傳得很遠，村婦聽見了，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。有時候，他也挑到別村去賣。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，全村子的人都知道。

我看過滿哥磨豆子，他雖然長得瘦小，胳膊卻很粗壯。滿哥手握推把，兩腳前弓後箭平穩的推著，石磨嚕嚕轉動，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。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，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。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，圓滾滾的，表面十分光滑。有一天，我去他家買豆腐，經過磨坊，我使勁推石磨一把，它，竟然一動也不動。

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。睡夢中，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。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，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，做豆腐。不過，上午做完生意，下午滿哥說閒著了。

滿哥真好心，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，送給我家的豬吃。黃豆營養多，那一陣子，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。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，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。那一座笨重的石磨，因為搬運不便，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。記憶裡，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。現在，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，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。它，靜靜的躺在那裡，好像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。